石徂徠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徂徠集

(一)

石介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廬陵歐陽修撰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字一本多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一本多既卒二字、而奸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一本多退字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

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桑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鑑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遠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一本多公字。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燄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燄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岩岩兮。一本無兮字。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兮。與子之道兮。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

孔孟亦云（一本無此二字）皇皇。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一本多乎字）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原序

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士君子一身欲爲千古擔當綱常。維持名教。苟非有壁立千仞。泰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時浮沈。委靡弗振者。朱子云。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況當世道衰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可靠得。善哉斯言。吾於石徂徠先生見之。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鏤。掇拾藻麗。絕不知有所爲正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自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徂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既而稍得一官。便爾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攖姦人之鋒。濱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嗟乎。世之被服詩書者何限。方在草茅。高談闊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一旦身都爵祿。則變其所守。誰能如先生之剛而不撓。始終特立哉。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幷稱。所見不無未醇。然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則已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方正氣。懍懍不磨。吾道仔肩。斷推先生矣。先生每自以剛爲病。吾以爲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後之學者。亦可以奮然而興矣。因裒其全集。付之剞劂。而以一言附於左。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孟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徂徠石先生行實

新安朱　熹晦庵編

石介徂徠先生。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講。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鮮比者。王濟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餐膏粱。暮厭麤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倦游錄）

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竝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鉅斯脫。衆賢謂衍等。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墓誌）

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器魁櫑。豈視屠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弼、范仲淹、爲宋名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燕談）

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

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墓誌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守道深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蘇復主楊大年家塾記

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燕矣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爲京師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走北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卽是朝廷無故發人冢墓何以示後世耶介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及內外親戚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空棺必用囚隸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卽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爲者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以報應者耶筆談

張安道雅不喜介謂狂譎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目以奸邪一日謁曾祖至祖父子容書室中見介曰吾弟何爲與此狂生游又問黃景微何在問前日狂生以羔雁聘之不受何不喫了羊著了絹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曾祖除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不拜爲非其略云內相爲

名臣子容爲賢子天下屬望所係非輕豈可以辭位爲廉安道見者此書也（呂氏家訓）

石介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憂躬耕徂徠山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號徂徠先生（原德錄）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擅豪翰官至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書史要義）

石守道先生集目錄

卷之上

書

上范中丞書
上郭殿院書
上趙先生書
上杜副樞書
上張兵部書
上蔡副樞書
上孔中丞書
上范思遠書
上劉工部書
與楊侍講書
上轉運明刑部書

上杜副樞書
上李雜端書
與士建中秀才書
與張洞進士書
上王狀元書
上孔徐州書
上孫少傅書
答歐陽永叔書
上范青州書
與祖擇之書
與君貺學士書
上孫先生書
與范十三奉禮書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與董秀才書

與張秀才書
與士熙道書
與裴員外書
與范思遠書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上徐州張刑部書
上范經略書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扈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潁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卷之下
序

三朝聖政錄序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績李常序
送劉先之序
呂虞部士龍字序
記
宋城縣夫子廟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新濟記
去二書本記
宣化軍新橋記

石城縣巡檢廨署記
鄆城縣新隄記
文啓
鄆州知州祈雨文
上南京夏尚書啓
移府學諸生文
南京知府祈晴文
雜著
怪說中
怪說下
原亂
明禁
王爵
擊蛇笏銘
陰德

水旱責三公
二大典
讀原道
辨易
尊諱
釋汝墳卒章
錄蠹書魚辭
宗儒名孟生
貴謀
救說
責臣
錄徵者言
辨私
責素飧
辨謗

朋友解
辨惑
明隱
賢李
明孔
題鄆州學壁
釋疑
兵制
孫少傅致政小錄
論
漢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季札論
伊呂論

牛僧孺論

石守道先生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莆田黃　滌仝校
尤溪劉鴻略　平和汪奇猷

書

上范中丞書

五月九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石介。聞新除中執法乘疾置趣歸闕。且過於鄆。走僕夫持短書數幅。見長旆大旆至。則以書跪於馬前而宣其書中言曰。今天子命河陽舊相李公入平章中書事。命青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爲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洽矣。三靈之心協矣。人主聰明。一朝獨運於萬幾之上。沛然發乎宸慮。既於四月十七日天子憲法。行革近朝弊政七條事。又於二十一日罷入御樂官。思埽除頹風。一新庶政。乾坤上下。日月寰海。莫不清潤。乃躬引忠鯁亮直恢閎博達之士。一立於巖廊之上。一本無此二字。以出一作和。天下之政令。一領於中司。以持天下之紀綱。夫巖廊之上。政令所出。政令一不善。則天下無政令矣。中司之任。紀綱所在。紀綱一不正。則天下無紀綱矣。內外官府百餘局。惟中書憲臺爲天子腹心耳目。爲朝廷總領。爲天下都會。國家官人千數員。宰相中丞執天子憲法。行天子誥命。布天子教

化故天子特重其任周禮有大宰小宰大宰則今之宰相也小宰則今之中丞也所以黃扉青瑣坐而論道絳服白簡會常專席蓋以嚴其地也尊其人也示百僚不得而竝也衆人不得而爲也惟主上英智神武睿略雄斷能任人不疑外取賢傑以自輔相惟相國耆德宿望忠誠正氣能耐久不變終升輔弼（一本作大輔）惟中丞大節直道危言敢諫能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人神上下肯相協慶窮天之垠合億萬日幷億萬心如一心一口無人異辭者初成命出士走諸朝吏走諸府商走諸市農夫走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鼓舞歡忻騰躍道路曰天地久不序陰陽久不和風雨久不時寒暑久不節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調乎淫靡蠹人文佛老害政教興作奪農時土木耗民財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救乎刺史多輕授縣令多非人良直多泥埋姦贓多旌擢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闢乎中貴人黨盛千餘年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出入內外權傾四海天子之命不出於軒墀之上而出於房闥天下之政不出於廊廟之間而在於閹寺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禁乎歲旱久不雨螟蟲久爲災天下民阻饑而且將死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食乎鰥寡孤獨不能自養者怯懦困窮不能自存者聞之曰我其爲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生乎窮海之隅荒山之徼覆盆之下日月有不照臨者聞之曰我其爲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提乎天子之明之聖擬於堯舜侔於禹湯過於文武相國中丞之功之德格於皇天被於四海暨於草木蟲魚故能感於人心懷於民情壯偉哉以相國中丞同德協心左右我聖天子天下太平可延頸翹首而待也唐太宗得房魏明皇得姚宋故李唐十八世三百年獨正觀開元

爲太平、以我聖天子亦唐太宗明皇也、以相國中丞亦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也、豈知明道不爲正觀開元乎、閣下無曰吾位爲中丞、致太平、宰相之事、閣下雖則中丞、天子之任閣下也、以宰相、天下之待閣下、以其中丞行宰相之事乎、況主上注意天下屬心、踐登公槐、正位巖廊、在旦暮矣、惟相國中丞爲天子爲天下致太平焉、且夫聖人乘運、運乘氣、天地間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爲眞運、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故其君爲明君、臣爲賢臣、民爲良民、百物無札瘥夭傷、陰陽順序、風雨時降、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植、不有變怪、蓋至正之氣行於天地間、東西南北中央上下、無容髮隙、妖孽惑邪之氣無自入矣、有毛髮之隙、容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必有聖人乘之而王、聖人必有賢人起焉而輔、黃帝之六相、唐堯之舜禹、有虞之十六相、湯之伊尹仲虺、高宗之傅說、文王之太公閎夭、成王之周公召公、潩祖之蕭曹、光武之耿鄧、唐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應期運而生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各從其類也、今天子乘正氣而王、今相國、今中丞、逢眞運而生、聖賢符會、千載旦暮、在此時也、惟相國不以十三四年處顚危困躓、變其前節、惟中丞不以三四年閒取華塗顯仕、充塞（一本無此字）其素量、直以得眞主逢眞運、如舜禹十六相佐唐虞、伊尹傅說之佐湯高宗、太公閎夭周公召公之佐文武成王、房魏姚宋裴度之佐太宗明皇章武、俾我聖天子六五帝而四三皇、太平之基丕丕、與高天厚地而比崇、永三靈之心、四海之望也、文中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幷心一氣而待之（一本無此字）也、傾耳而聽、拭目而視、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

太熙之後而君子息心焉。今區域混一。文軫遐暨。聖天子春秋鼎盛。盛德日新。天下傾耳拭目。日以待堯舜之治。斯亦帝制可作之時也。相國中丞當竭王佐之才。罄忠臣之節。以副人主急太平之意。符天下傾耳拭目之望。無如太康之際。帝制遂不克振。使天下君子息心耳。介生二十九年。在貧賤寒餒中。胷臆鬱鬱。不得舒散。一旦見聖人龍行雷動於六合之上。賢臣躍起雲會。耳目如豁。聾瞽心意如祛積滯。踴躍奮悚。不能制其喜。以筆盡寫胷中事。布之於旌麾下。擯焉納焉。惟命不宣。介頓首。

上郭殿院書

百拜獻書於殿院執事。天聖末。天后出閨闥。坐軒墀上。手握天下柄。恩威刑賞自己出。宰相百官。重足屏息不敢動。充員備位而已。恩厚宗屬。祿賞過差。惟器與名。假於賤役。非勳非德。濁亂品流。宰相不能復持其綱紀。輒以太祖太宗眞宗三世之成憲。弛之憲臺。四御史舉其職。曰天下綱紀。既不在宰相堂。則當在吾府。宰相既弛之。吾屬又不能持之。賞罰其誰明。名器其誰正。天下其誰屬。朝廷其誰倚。我太祖太宗眞宗之垂法遂墮矣。乃創牘公車。請於上前。言直意切。觸龍逆鱗。宮中赫然震怒。迫責逐出。以暴露其過。天下想望四御史風采。頌歎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進。復以直道退。得所退矣。今年四月一日。皇帝始親決萬機。革故鼎新。萬物皆動。乾行雷動。六合聲聞。既已革近朝弊政七條事。又罷入御藥官。思與天下潔濯。洗然清明。端正治本。建隆皇極。以河陽舊相李公先朝元老。四海具瞻。乃召歸中書執政事。以青州牧天章閣范公忠直鯁亮。（一本作忠亮骨鯁。）本朝名臣。乃引入御史府。爲中丞。以河北轉運使李公剛簡直

烈周行正人。乃延登御史府知雜。以陳州通判范仲淹敢言極諫。搢紳端士。乃擢在諫署爲諍臣。又還四御史以起廢滯。以旌良直。太平之政。赫然以新。三王之風。延頸可待。天下復想望四御史風采。歎頌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退。復以直道進。得所進矣。惟四御史天資忠直。魁閎偉傑之氣。應時運而生。當天后朝。能烈烈持綱紀。爲國家盡死節。擯斥千里外。頓挫摧辱。幾至死而曾不避。信忠誠亮節貫白日矣。今人主聰明神武。英威睿聖。增諫員。廣言路。黜險人。用壯士。任人不疑。聽納如流。諫者不懼。言者無罪。傳言邦有道則危言危行。御史今得其時也。朝廷復有遺有闕。待他人拾之補之乎。待他人拾之補之不盡。其責他人乎。盡在一本於字多御史矣。夫百鍊不耗。良金也。千里不跌。良驥也。夷險不改其操。窮達不易其行。眞賢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唐相元徽之初拜左拾遺。卽日獻政教一作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授監察御史。劾奏東都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卒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分臺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正。監軍使死。一本作監軍孟昇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擅械繫人踰年。臺府不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訴。稹或奏或劾或移。皆舉正之。聲名揭然。聳動內外。望風懍懍。天下延想。旣爲權臣所擠。斥江陵。徙通州。移越州。凡八九年復歸朝。忠骨輸爲佞氣。正色揉爲諛容。乃變節從權。附離以媒身。事雖得進用。姑齪齪自保。卒不能復建嘉謀。立奇節。以裨國家。君子鄙之。史臣譏之。萬世之下。爲後人賤。其得幾何。其失幾何。御史其初旣能蹈元之躅。其終無復躡元之迹。君子曰。不欺闇室。又曰。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今天下

傾耳拭目以觀御史之舉朝廷之上一言出一善布天下聞之天下見之一言失一善廢天下伺之天下窺之其欺豈特闇室也其指其視豈特十手十目也惟御史能有其初能有其終社稷幸甚四海幸甚不宣介頓首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唐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國家教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敍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爲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綠飾喪其眞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止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欽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染積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袂（一作臂）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革之者乎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氣質叢脞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逮章武皇帝負羲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戡定海內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烜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

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惟鄭衛淫濫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爲之世雅頌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惟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十。一作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爲。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百萬千人之衆人。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灝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組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爲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爲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輦筆。窮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於天下。以爲後進。一本多式後進三字。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惟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寖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維先生能。先生無與讓。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蘊奧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皋夔之才。伊呂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其洽矣。施之於廊廟之

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訐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於億萬世迄於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墮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危爲一作乎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爲則請先生爲吏部介願率士建中之徒爲李翺李觀先生唱於上介等和於下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萬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千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爲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詖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蠲傳蓋知其道在己不得而讓也今者道實在於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克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上杜副樞書

九月十二日奉高大夫遣走一作人叩山扉疾叫稱賀曰京兆尹杜公拜樞密副使凡在海宇之內魚蝦之細草木之微猶且慰喜吾曹衣冠之流視魚鼈草木爲靈號有一本多智字識宜知杜公之賢能材美天子聰

明神聖。知人不疑。擢在樞輔。將以富壽生人。萬世鴻業。敢不賀。介既聞。驚起。盥漱且冠帶。頓首西望拜曰。吾聖天子睿武濬哲。在黃帝堯舜（一本多禹字）之上。能自得賢人而任之。宜祿宜壽。宜有天下萬千年。我公魁礨骨鯁。純忠大節。有夔龍周召之姿。能自得明主而佐之。宜康壽寧（一作寧）。宜祺福。宜翊輔聖天子萬千年。君堯臣夔。千載同時。既又西鄉再拜賀曰。公昔爲御史中丞。以去文應不在己。悵然有恨色。今公（一作公今）職筦樞機。位亞台宰。可以舉賢矣。可以去不肖矣。天下之賢者進矣。不肖者退矣。又公與故曹諫議修古、翰天章詠、劉待制隨、李龍閣絃（一作茲）。孔給事道輔、爲友。且同道自曹而下五人。皆曰（一本無此字）。足不踏兩府門下而死。雖履歷清塗。踐更劇任。嘉謀嘉猷。匪躬之節。稱於君子。書於國史。尚未得罄舒（一作輸）。其中而大行其道。齎志以沒地。銜恨於九泉。不獨五人者以爲恨。朝廷天下亦爲五人痛之。痛五人者道不大行也。痛天下之人被福澤之淺也。惟公康寧壽福。優游大僚。得至於兩府。是五人之道。盡行於公矣。伸五人之志。釋五人之恨矣。不獨朝廷天下受公福澤。五人實歡舒快喜於泉下矣。二者又重爲公之賀也。雖然。難逢者時。難得者位。道至難（一作艱）也。可以學之而至。時與位非力能致也。古聖賢急行道。逢其時。其位。不待終日而誅者。懼時之亟去（一本多而字）。位之亟失也。故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不待八日九日而誅者。安知八日不遭退。而九日不失位也。此聖人行道之心至矣。得一司寇。猶區諸侯之國。且舉大惡而誅之。噫。司寇小官也。諸侯列國也。位輕國小。不足以行道。行道不出千里。今公爲天子柄輔。親在宥密。位足以行道。行道足以及天下。被萬物。非少也。公於此時。宜副天子注任之意。酬昔日中丞之心。舒曹孔五人之

恨。舉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之事。則外不尸君寵。內不孤己志。近無憾亡友。遠不負孔子。介不任拳拳之心。介再拜。

上張兵部書

介嘗讀易至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以復。斯文也。剝且三十年矣。剝之將盡。其黨朋進不已者。堯舜禹之道剝於癸。天受之湯。堯舜禹之道復。湯之道剝於受。天受之文武周公。湯之道復。文武周公之道剝於幽厲。天受之孔子。文武周公之道復。孔子之道始剝於楊墨。中剝於莊韓。又剝於秦莽。又剝於晉宋齊梁陳五代。終剝於佛老。天受之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孔子之道復。今斯文也剝已極矣。而不復。天豈遂喪斯文哉。斯文喪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見矣。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於斯。未嘗不流涕橫席。終夜不寐也。顧已無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復斯文。其心亦不敢須臾忘。此惟執事憐之。不宣。介頓首。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不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工於幽洲。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州。距四海。成王幼弱。周公踐阼。制禮部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王道失敍。禮壞樂崩。三綱將絕。彝倫攸斁。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篡漢、道斯替（一作潛）矣。揚雄作準易五萬言。法

言十三章而章之音、宋、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毀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化（一作教）。蠹損中國。吏部獨力以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太平。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闢。孔子教化行（一作孔教行）。法言修。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乂。是知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頓。五代之橫猾。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唐之不朝。幷州之未貢。太宗傳檄而賓之。眞宗修其制度。明其法律。章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陛下守之。制度既修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敎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

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紱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本雕鏤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弟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敍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爲今之時弊也曰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賢弼哉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聖有古之神武尸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興神悚則天不知其變如藝祖之武如神宗之英如眞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爲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明惟幾則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乎逾時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之使施力焉竊見鄆州鄉貢進士士建中其人孜孜於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晦之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行也仲塗沒晦之死加之公竦繼任子望亦逝斯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棲棲鄉閭閒父母

旨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有明君倡之。賢弼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響而傳之天下。匪朝伊夕。聲充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未之有也。斯以今三字。一本無斯字。多百數十年之弊。彫刓元化之文。傷亂教化。一本作風教。莫斯之甚。閣下一日能救之。則閣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孟、揚雄、文中子、吏部幷矣。閣下幸留意焉。噫。建中其天下賢乎。豈止於文而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進退。審出處。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過服善。閑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愼。不屈權貴。不畏強禦。如復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嘗與之游。入齋中。竊見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德之貴。則有顏壽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聖人之言。辨註者之誤。則有畏聖人之言論。舉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遺近趨遠。則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察姦除惡。則有莠辨。今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盡寫看。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特召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萬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爲國家惜之。伏惟閣下特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昧也。建中至單薄也。至渺小也。閣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薦至單薄至渺小於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矣。蓋知建中之深。今走天下求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逃僭越之罪。直冒大賢以聞。干瀆鈞嚴云云。一本無云云二字。作不勝惶悚。不宣。介再拜。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是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惟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不徒（一本無不徒二字）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己無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之道。猶未克盡舉。（一本多豈字）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啁謔。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

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紀綱。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子。（一作宇。）（一作）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珮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去纖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比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讜直。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鉗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

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囂囂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石心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讒立指點曰。此人求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吁可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介頓首再拜。

上范思遠書

思遠。介以謂古者天子能赫然建功烈。垂基統。揭於億萬世下稱爲聖明者。未有不得賢傑以爲相者也。黃帝之六相。堯舜之八元八愷。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周之十亂。漢之三傑。唐太宗之房魏杜如晦。明皇之姚崇宋璟。憲宗之裴度是也。恭惟陛下神與聰明。天資英武。深謀睿斷。進退大臣。挺然不疑。雄材大略。裁決幾務。皆自意出。資材豈下於前數君哉。自獨臨軒墀。親總萬務。圖任元老。訪延正人。或在於朝。或在於野。有魁閎博達卓犖英偉之士。咸登崇其人。拔置左右。以光輔萬世丕丕之大（一本無大字）業。故今相庭洎樞府數公與中丞。皆不次進任。居在密近。又自河北召李爲知雜。自陳州取范爲諫官。復三命御史位中外。肯忭人神相歡。皆以爲得人。海內耳目清明。復堯舜之治。實陛下能自得古天子取賢傑以爲輔相之

道也。天下欲不（一本多嘉字）享太平。基緒欲不延洪（一本多祈字）永不可得也。天子既能自得賢傑輔相。則賢傑亦各宜援引天下英俊。咸臻於朝。同德協力。弼翼天子萬幾之務。昌明國家萬世之業。中丞公能爲之。求之於朝不足。乃復求於野。南京張方平。開拔奇穎。有逸羣之材。青州田直諒（一本作田植）智辨通敏。有適時之用。則俱薦之於帝。願用其人。國家方革故鼎新。更修百度。宵衣旰食。以急太平。而能薦擢（一本多天下二字）英雄（一本多於字）國家輔治宣化。其道最大。其功最盛。中丞於是有大勳於國家矣。然而（一本多於字）京師南三百里拔一奇又於東一千二百里取一賢。則爲天下之賢無遺矣。今於青州之東六百里。宋都之東五百里。有一士建中。其人能通明經術。不由註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鑽學之至。其性與聖人之道（一本多自字）合。故能言天人之際。性命之理。陰陽之說。鬼神之情。其器識具而材用足。學術通而知略明。故能言帝皇王霸之道。今古治亂之由。生而知道。皓首嗜古。學爲文。必本仁義。凡浮碎章句。淫巧文字。利誘勢逐。寧就於死。曾不肯爲。故能存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信義忠孝。乃其天性。中庸正直。厥從氣稟。精誠特達。操履堅純。不以利動心。不以窮失節。若莅大事。懍然不可犯。若操大義。毅然不可奪。若得其人。用於朝廷（一本多其道二字）施於天下。不能及三代。猶遠勝兩漢。此建中之長。此建中之實。介故敢謂天下之賢也。鄆州通倅屯田李員外一見稱服。謂之絕倫。李亦有引拔天下英賢之心。輔翼國家太平之道。已於今月二十九日。狀其實奏上。以建中不工今文。乞令試策。慮朝廷不悉知。願得中丞一言。聞於相府。俾遂其事。建中得用於朝。得行其道。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建中非晚偕計西去。應得足下觀其人。始

知介不妄也。建中有秋賦。所投文十篇。論一首。上李屯田書一首。凡十二篇。僅數萬言。今封去。試熟讀之。從可知矣。近復有新文三十篇。寫未得。西去必攜獻左右。介酷愛建中文。謂（一本無謂字）其（一本多深字）於二字。道（一本多介字）以爲三字。自吏部崇儀來。一人而已。思遠以（一本無以字）爲如何。古聖人之道。棘榛已久。其不墜於地也。所去幾何。建中能持之。思遠方大起之。建中以此道訪於人。則恐天下無顧者。思遠獨宜留意焉。天下淫文。輩盛於時。視吾徒疾之如仇。幸與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建中若不勝。則吾徒果衰弱不振矣。聖人之道。其將如何。思遠豈不念之。其奏章一通亦封去。介賢思遠。當以道干思遠。知之罪之在思遠。

上劉工部書

留守工部閣下。介前日從公入學。中公索觀佛氏畫象。以（一本多謂字）佛與老氏與吾聖人爲三教。三教皆可尊也。明日侍公政事廳。同公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公讚三皇二帝之盛。稱所謂佛者。則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介殊不曉。公之旨何爲而（一本多爲字）是言也。當日不敢面責公。夫道之盛。莫盛乎黃帝。而上幾千百君。獨伏羲神農黃帝爲稱首。德之崇。莫崇乎帝少昊。而下萬有餘祀。獨堯舜爲聖人。禹湯文武周公猶不及其號而爲王。後世能躋二帝三皇之懿者。其吾師乎。夫以佛老與（一本無以佛老與四字。多禹湯文武周公猶不能及。）而佛四方之人。乃過十八字。禹湯文武周公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等。則是公欲引西方之人。加於二帝三王之上也。欲引西方之道。行於六合（一本作中國。）之內也。夫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也。無他道也。今謂吾聖人與佛爲三教。謂佛老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俱爲聖人。斯不亦

駭矣乎。一本無乎字。介不曉公之旨何爲而一本多爲字。是言者。前日公在學觀書於東庫。謂非聖人之書不可留。懼後生讀之惑且一本多字。亂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之一本多字書猶不可觀。老與佛反可尊乎。夫佛之爲患。佛之悖道。佛之壞教。佛之逆人理。佛之亂中國。唐則有姚元崇言之於前。韓吏部言之於後。本朝如王黃州輩。亦嘗極言之。數賢言之人皆知數賢之言是也。苟數賢之言是。則佛果不足尚。公之知識。固不下於前數賢。然介不識公何爲而一本多爲字。是言也。朝廷天下名公爲正人。出一言。作一事。朝廷天下皆以爲法。言其可一作何容易哉。伏惟重之不宣。介頓首。

與楊侍講書

萬象森然紛錯。觀諸天則見其序焉。百川支然流離。觀諸地則見其會焉。羣子之言。蔓引淆亂。觀諸聖則見其宗焉。夫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春秋之經。易之卦爻彖象。周公之典禮。皆聖人之書也。聖人沒。七十子散。微言絕。異端起。一作出羣子紛紛然以白黑相渝。是非相淆。學者不知所趨。僕射孫公。雖去聖人千有餘年。其人游聖人之門。能得聖人之道。如親授之。爲聖朝儒宗文師。承事三帝。授經兩朝。哲乂耆明。冠於百辟。國朝聲名一作明禮樂。並於三代。觀一本多字乎人文化成天下。公有助焉。公沒。天下士皇皇失其宗師。六經之道。羣子之言。無所取折衷矣。天不使斯文之不傳也。故執事嘗親授於公。且能傳公之道。今執事日侍講崇政殿。是又踐公之職。能傳公之道。復踐公之職。亦能紹公之休望。聲烈天下幸甚矣。陳言有以一作諷傳一作經以對。開發聖德。增光大猷。天下有望於侍講。介材質不肖。拘攣於外。竊聞新命。嗟

歎欣蹈之不足。繼之百十一作千言。豈能盡一二。聊布意爾。不宣。介再拜。

上轉運明刑部書

轉運刑部執事。天聖編敕。今皇帝取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之垂憲成法。立爲大中之典。俾萬世常行而不敢易。其當世之要。凡二十有六。若夫寬賦役。遏貪暴。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皆三王之教也。賦役寬則民樂。貪暴遏則下安。妖俗止則風澆。浮民禁則本正。淫祠去則教厚。幻法息則道明矣。夫樂民安下澆風正本厚教明道。誠聖王當留意。賢人宜用心者也。國家布在方册。坦然明白。官失其守。弛而不行。非書所謂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易所謂后以施命誥四方。執事往日一本無日字爲一員外郎。顧天下之宂有不治。一本作宂有六。猶嘗憤然扼腕。鬱鬱不樂。一作平。足踏天庭。一作扉。手攀帝階。仰首引臆。叫吾君而言之。是時能用執事之策。則天下不終日而太平矣。執事之策不見用。今天下之宂猶不啻乎六也。今執事爲京東十八州轉運使。十八州、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多也。姑如一作務去十八州之宂。以富其地。肥其民。則十八州富且肥矣。執事之帥十八州。而十八州富且肥。異日執事陶宰天下。天下皆富且肥矣。前陳二十六條。蓋修舊舉廢而已。其亦輔治之萬一。惟執事施行之。若其大者。又未可一日而談也。不宣。介頓首再拜。

上杜副樞書

樞密侍郎閣下。一夫不獲。若己內於溝中。伊尹相湯之心也。夫父不得煖其子。不獲也。兄不得飽其弟。不

獲也。夫不得養（一作保）其婦不獲也。然此爲不獲。特匹夫爾。若夫學堯舜孔孟之道。懷伊尹周召之志。文足以綏。武足以來。仁足以恩。義足以教。用其術。國可以反覆手霸。霸可以反覆手王。被其風。薄夫皆可以敦。貪夫皆可以廉。懦夫皆可以立。行其教。風俗可以反古。天下皆可以復嬰兒。而乃窮餓布衣。蟠束巖口。（一作穴）上不得施一毫一髮以致於其君。下不得施一毫一髮以及於其民。貧賤厄縛。氣不得須臾舒。心不得（一本多一日二字）一樂。抱堯舜孔孟之道。伊尹周召之志。老於蓬蒿。此爲不獲甚矣。噫。誰其人哉。泰山孫明復先生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嘗隨舉子干科名。希朝廷進用以行其志。三退於禮部。一黜於崇政殿。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復進。乃築室泰山之陽。聚徒著書。開以自適。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是也。夫萬物不得其宜。皆爲不獲。責工以商之事。強農以士之業。負陰者使之在陽。就溼者使之仰高。山者使之居澤。翼者使之反角。此不得其宜也。如先生宜左右天子。發舒其事業。流福澤於四海。樹功名於無窮。年四十七而髮盡白。棲遲於山阿。豈其宜也。故曰此爲不獲也。伏惟閣下之心。伊尹之心也。有伊尹之心。得伊尹之位。豈容海內有不獲者矣。一夫不獲。伊尹如己內於溝（一作陷）中。如先生大賢。而憔悴巖野。閣下宜當如何。种放隱終南。當時公卿聞若故相張公齊賢。翰林王公禹偁。集賢錢公若水。皆極力援薦。故太宗一降鶴版之命。眞宗二（一本作三字）詔遂起。至今以爲國家希曠之事。先生之道。無謝明逸。閣下之心。豈讓於數公哉。伏惟閣下留意先生。山中所與往來游好者。故王沂公、蔡襄卿、李秦州、孔給事。今李丞相、范經略、張雜端、宋子京、富彥國。士建中、張方平、祖無擇。執弟子禮而事者。石介、劉牧、張洞、姜潛、李緜明。子京頃年罷京東轉運

使入朝。在殿上舉先生經術道德。乞賜召用。沂公蔡孔意尤厚。未及言而沒。雜端安撫回。嘗許論奏。閣下今能薦之於上。數公之美。收於閣下矣。州縣吏麤俗可憎鄙。不知經。不涉道。但能任巧智辨一獄。用材力幹一務。如介等輩者。閣下所舉幾百人矣。舉一有道。上有以佐君父。裨政教。下可以厚天下風俗。勸有德而懲貪薄。爲利不細。閣下無忽狂言。不次。介頓首。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文公曰。願爲良臣。不願顯（一本無字）爲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蓋樂得堯舜而事之也。夫稷契皐陶（一本多能字）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逢比干不得其時。其道難行也。以堯舜爲之君。稷契皐陶爲之臣。朝立敢諫鼓。進善旌。誹謗木。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一本多之字）乎。諫有愎乎。故身獲美名。君受顯號。桀紂爲之君。雖龍逢比干爲之臣。滅德作威。敷虐萬方。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言有從之乎。諫有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堯舜爲之君。其道易行也。必有稷契皐陶而爲之臣。其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爲之君。其忠難行也。必有龍逢比干而爲之臣。其忠乃立。故身受誅夷而不避。稷契皐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逢比干。非欲其誅夷也。蓋爲臣之定分。惟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蹈。雖世有治亂。君有昏明。爲臣之分。事君之義。有去就。一本多乎字。忠有廢乎。故龍逢比干敢死而不敢（一本多字）廢。忠書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文公於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天子神明睿武。負羲軒之姿。道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靜專而動闢。淵默而雷神（一作聲）。一朝翛然

立起於軒墀之上。獨任萬幾。視前日政有紊亂（一本作綱紀）者。一發號令。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入御樂官頹風壞焉。權臣屛焉。教化政令。自天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舊相李公居廊廟。以總大政。任元老也。取青州牧天章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法。用正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范仲淹爲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倬哉雄斷睿略。深謀大智。其三王之舉也。執事懷王佐才略。魁閎亮直。揭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道固易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皐陶乎。願爲良臣。獨無魏文公之盛心乎。舜舉皐陶。不仁者遠。執事冠獬豸。簪白筆。執天子法。繩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沒氛祲掩六合。天爲之昏。日月升煙霧卷四遐。天爲之明。御史天子之目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爲之昏。御史舉厥職。姦醜竄四裔。君爲之明。執事職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天子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綱。一（一本作士字。無此二字。）臺之一（一本無之字。）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者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一本多既克思三字。）既克知其理。又（一本無其理又三字。）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修。善之善者也。無干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議。所望於執事也。介嘗聞於稠人廣衆中。舉天下忠謇骨鯁之士。則以執事爲首。天子聰明睿智。察揩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亦爲無過執事。故天子發於精衷。外取執事。處於憲臺。以持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嘗忝被大賢眷顧之遇。懼萬一有所不副

天子意。俾天下稱天子（俾天下稱天子六字。一本作天下不稱俾天子。盡天下皆十一字。）失知人則哲之明。敢告之於初。執事聽納焉。

與士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徠石介謹致書士君茂才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痍未合。周公踐阼攝政。方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樂。以成太平。幽厲失道。天下陵遲。孔子絕糧於陳。削迹於衞。伐樹於宋。歷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刪詩書。定禮樂。贊易象。修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三聖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聖道也。孔子既沒。微言遂絕。楊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勸齊宣梁惠七國之君以行仁義。炎靈中歇。賊莽盜國。衣冠墜地。王道盡矣。揚雄以一枝木扶之。著太元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作法言十三篇。以闡揚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埽地而無遺矣。生人之命。遂絕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閒。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蠹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孤力排毀。不避其死。論佛骨。貶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慤。守益堅。斯四賢者。亦已勤矣。亦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未明。以謂職在於己。不敢安其居也。方今正道闕壞。聖經墮離。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楊墨汗漫不經之言。肆行於天地閒。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若綴旒之幾絕。先生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當窮精畢力而後

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後蠲存。猶愈於不爲也。足下生民之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人西而足下獨東矣。蓋滄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秦之越而足下獨之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於東須至於海。至於海必涉其深。然後知水矣。之於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然後知山矣。適於東不至於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其深。如不涉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登泰山不窮其高。如不登矣。況其有中道而止者乎。介幸而不隨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獨隨足下。足下其援我手。我其躡足下履。牽連挽引。庶能至焉。愼無爲半塗而廢者。不宣。介再拜。

與張洞進士書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刪。禮樂止於定。易止於述。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位而行誅賞。不得如黃帝伐蚩尤。舜流四凶。禹戮防風。周公殺管蔡。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七十子莫能知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秋之蘊。六經詩易春秋爲深。詩有文武之政。周召之述。列國之風。卜商之說。易有伏羲文王之敍。推之差易明。考之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故曰君子之於春秋。終身而已矣。明遠始受業於子望。又傳道於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爲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予固以拳拳服膺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棘莠而搴菁英。出紅塵而靡蒼蒼。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於春秋。其將爲諸子師。明遠勉之。不宣。介再拜。

上王狀元書

狀元舍人君貺執事。人在憂患。則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然憂患有緩急。若夫墜而入井。非憂患也。走而蹈於火。非憂患也。陷於鋒刃。值於寇亂。非憂患也。罹於凍饑。竄於蠻荒。非憂患也。沒於河。溺於海。非憂患也。覆於巖石。投於湯鑊。非憂患也。何者。夫入井蹈火鋒刃寇亂凍饑蠻荒投河溺海巖石湯鑊。不過暴一身而於一作死爾耳。一作自古皆有死。胡憂患之云哉。而乃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是苟避死亡已。一作丈夫羞之。一作爲嗚呼。石氏自周漢以來至於吾宋之八十一年百餘祀。自高祖以降至於六世孫七十喪咸未改葬。此直可以謂之憂患矣。不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則無能以濟茲事。所以數百里之外。聲盡氣絕而繼之以泣。以告於執事也。嗚呼。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其制著之禮經。是故春秋譏緩葬。石介之葬。可謂緩矣。先人三十年營之。迄於今年之八月。志未就而先人沒。當將終之時。制淚忍死。執介手以命於介。且曰汝不能成若翁之志。吾不瞑矣。故介自受命以來。十有七月矣。未嘗敢一飯甘。一寢安。一衣暖。一飲樂。坐不敢正席。行不敢正履。終日戰戰慄慄。若懷冰炭。若負芒刺。大懼墜先人之命。移天下不孝之罪。萃於厥躬。小子受譴於明。先人抱恨於幽。七十喪之魄。無所依歸。是用今年八月。先人之吉歲嘉月也。以圖襄事。嗚呼。石氏自高曾以來。以農名。家居東附徂徠西倚汶。有故田三百畝。附徂徠者磽确稱不入。倚汶者雖肥墳。閱歲汶溢爲害。逢歲大有。困不滿三百石。食常不足。賴先人祿賜。介又幸有秩。姑逃於凍餒之患。先人沒。祿賜絕。介服喪秩亦闕。專以田三百畝。衣食夫五十之口。去年平原出水。蝗爲災。三百畝

之田不饜水則飫蝗死者固不可忘生者又不可不養先人三十年營所葬之資已爲五十口衣食之用今茲大事當用五十萬不干於有道終不克葬嘗聞昔郭代公爲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爲學糧有衰服叫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毫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學（一作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卽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夫人皆有施也施之而宜（一作謂之義）夫人皆有恤也恤之而遠（一作謂之仁）二公之施至於漏泉可謂義矣二公之恤及於枯骨可謂仁矣夫德莫大於仁義德厚者流必遠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降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介今之窮過於彼衰服與書生者執事能以代公河東仁義拔介之窮而成介之葬執事之施固不求報而介德執事也當如何焉惟執事念之不次介叩頭泣血再拜

上孔徐州書

徐州諫議閣下聖人之道不行久矣魯周公之國也閣下聖師之後也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先故天下常引領望於魯常一心屬於閣下今觀閣下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勤服行而不倦者也魯之人則猶有儒言而墨行未盡入聖人之道者魯且如是遽然望天下之一歸於道豈可得也嗚呼周公死數千年矣聖師沒亦數千年矣經於秦歷於晉宋梁隋至於五代魯幾何不悖義（一作被）髮而蔑仁（一作衽）也遺乎老汨乎莊韓亂於楊墨逼於佛道幾何不絕絀而墜地也今魯國服衣冠口誦聖人書者不絕周公孔子之道未盡泯滅閣下復能力行之則前謂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

先。其不然乎。介亦魯人也。有志於道。亦常懍然思有以佐閣下。患乎其未能也。顏太初魯人也。實能焉。則閣下已得之矣。有姜潛、故史舒（一作館）噢之姪也。介素所畏服。其人存心篤道。好學服善。樂死忠義。能守志節。亦能佐閣下行道者也。閣下俱收之。使介三人佐閣下。道其不行乎。然則道之行果自魯始。魯能復聖人之教。果自閣下先。伏惟大賢少留意焉。近所著文字數萬言。實無可觀。亦以見其用心也。編寫成。輒敢寄去。輕冒台嚴。不任戰慄之至。不宣。介頓首。

上孫少傅書

再拜獻書於少傅閣下。古之人有不幸而生孔子既沒之後。孟軻尚未生之前。前不得師孔子。後不得師孟軻。不歸楊則歸墨矣。雖有生當孔子孟軻之時。不幸而居海疆之外。荒徼（一作蠻）之閒。去聖居中國（一作）遠。不得就聖賢而學之。服終榮服（一作衰）而言終榮（一作絰）言侏（一作離）矣。今有人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孔子與孟軻者同其里。則是生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噫。孔子沒也。三千七十二（一本作）之徒隨喪。聖人之道。無關鍵扃鐍以固。夜半有人壞墉撤扉。挈之而去。則人人各由其門戶自出處焉。不幸又有穿窬之盜。盜之而出於中國之內。放諸四荒之外。故有楊墨佛老氏之教作焉。楊墨佛老之下。諸子且數百。又乖而離之。合諸妖妄怪誕。復有縱橫家者、雜家者、刑名家者、小說家者、儀秦商鞅韓非莊周之徒。蠭起而莫之禦也。譬諸水出諸濱。溢於防。汪（一作浩）然汗漫。或入於沱。或淪於漢。無所屬焉。譬諸途。背諸夏。由諸徑。紛然支離。或之於蠻。或之於貊（一作貉）。無所會焉。雖孟

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相與止其橫流頹波。會於宗源。夷其荒棘蕪梗。由諸大路。一人防之。萬民決之。奔溢流散。常不能勝防矣。一人廓之。萬人塞之。蕪沒榛莽。常不能勝廓矣。故聖人之塗多梗。韓愈死又且數百年。大道之荒蕪甚矣。六經之闕廢久矣。異端乘離放誕。肆行而無所畏。邪說枝葉蔓引。寖長而無所收。挈正經之旨。崩析而百分之。離先人（一作儒）之言。叛（一作判）散而各守之。春秋者。孔氏經而已。今則有左氏公羊穀梁氏三家之傳焉。周易者。伏羲（一作犧。一本作犧）文王周公孔子而已。今則說者有二十餘家焉。詩者。仲尼刪之而已。今則有齊韓毛鄭之雜焉。書者。出於孔壁而已。今則有古今之異焉。禮則周公制之。孔子定之而已。今則有大戴小戴之記焉。是非相擾。黑白相渝。學者茫然恍惚。如盲人求諸幽室之中。惡覩夫道之所適從也。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楊子曰。萬物紛錯則經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伏惟閣下潛心於仲尼。適（一作之）於堯舜文王。明於天地人之際。潛心於仲尼。適（一作之）於堯舜文王。則爲正道。明於天地人。則爲眞儒。然則聖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於閣下也。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軻則有公孫丑萬章之徒。揚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張籍李翺之徒。隨之而師。皆能受其師之道。傳無窮已。顧介何人。獨不能從閣下而學乎。顧閣下獨不欲傳授於其徒乎。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於極。弗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又孟子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互鄉難與言。童子見。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茅容耕於野。等輩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孟敏荷甑墜地。不顧而

去。郭林宗異之。因勸令學。皆成德知名。介至愚且甚不肖。比之互鄉童子。危坐愈恭。陋飯不顧者。庶幾其可勉而至於道也。惟閣下進退之。小子狂狷愚闇。憒無所知。肆其說於大賢人君子。其罪不容誅。固甘心受戮而無悔焉。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復逃其誅殛云。不宣。介惶悚戰汗頓首再拜。

答歐陽永叔書

同年永叔學士足下。獻臣過。駐舟上汴見訪。以永叔爲書貶。且驚且慰。介常自以駑下。不敢輒託後賢之游。絕望光輝久矣。豈意永叔猶爲齒錄。勤勤數幅。遠以相遺。有以見同年之義。彌久而益篤也。珍荷珍荷。書中且曰頻見僕所爲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硜然有一節之長也。若曰文則未能。至作者之髣髴。豈足當君子之談哉。愧畏愧畏。書中言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此則自蔽塞。自有所未見也。永叔謂得僕當朝聞而不俟終日去也。有須辨論。亦當復之。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自幼學書。迨於弱冠。至於壯。積二十年矣。歲月非不久也。功非不專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獨於書訖無所成。此亦不能強其能也。豈非身有所不具乎。僕常深病之。實爲無（一作無爲）奈何。少時鄉里應舉。禮須見在仕者。未嘗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及爲吏。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官。亦皆倩於人。或無人可倩時。則廢其禮。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此爲之不能也。今永叔責我誠是。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以取高耳。似不知我也。夫好爲詭異奇怪以驚世人者。誠亦有之。皆輕浮者所爲也。則非行道正人篤行君子之

所爲也介深病世俗之務爲浮薄不敦本實以喪名節以亂風俗思有請於吾聖天子吾賢宰相願取天下輕險怪放逸奇之民投諸四裔絕其本源以長君子名教以厚天下風俗今反肯自爲之乎僕誠亦有異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合譽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兮天下爲楊億其衆嘵嘵乎口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守聖人之經凡世之佛老楊億云者僕不惟不爲且嘗力攘斥之天下爲而獨不爲天下不爲而獨爲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古之賢聖莫如皋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莫如行今不學乎周公孔子孟軻揚雄皋陶伊尹不修乎德與行特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閒將以取高乎人何其淺也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技以事上者與夫皋陶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明弼諧坐而論道者不亦遠哉古之聖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揚雄有文中子有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皋夔有伊尹有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善於書數千百年閒獨鍾王虞柳輩以書垂名今視鍾王虞柳其道其德孰與荀孟諸儒皋夔衆臣勝哉夫治世者道書以傳聖人之道者已能傳聖人之道足矣奚必古有法乎今有師乎永叔何孜孜此乎又謂介端然於學舍以教人爲師友率然筆札自異學者所法噫國家興學校置學宮止以教人字乎將不以聖人之道教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將不以仁義禮信教人乎永叔但責不能書我敢辭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介日坐堂上則以二帝三王之書周

公之禮。周之詩。伏羲周公孔子之易。及孔子之春秋。與諸生相講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嘗離於口也。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嘗違諸身也。教諸生爲人臣則以忠。教諸生爲人子則以孝。教諸生爲人弟則以恭。教諸生爲人兄則以友。教諸生與人交則以信。勉勉焉率諸生於道。納諸生於善。毆諸生以成人。諸生不學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服乎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思乎忠於君孝於親恭於其兄友於其弟信於朋友。而拳拳然但吾書之法是習。豈有是哉。僕之書實不能也。因永叔言。僕更學之。永叔待我淺。不知我深。故略辨之云。餘俟君子之教。不宣。介白。

上范青州書

三月十五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石介。謹直書悃愊於青州知府待制閣下。新臨朐縣令將行。其子介竊躍而喜曰。大人所治臨朐所屬青州。青州之牧曰天章閣范公。公朝廷正人。雅士名臣。旒冕之前。廊廟之上。議論軒軒。肆直而敢言者有公。臺閣之間。朝廷之內。風采巖巖。凝峻而可言者有公。公牧青州。法令簡而一。條教寬而密。禁網疏而不漏。刑罰清而民服。體大而易守。制嚴而易行。茲彰不苛細。公日晨坐廳上。據几橫膝。與諸僚讌語。襟度夷雅。神情閒曠。若無事視。凡在庭下立而聽趨而視。俟以百數。公臆決頤指。在時頃間。各各辨其理而去。諸曹戢口斂舌。趨走承命而已。屬縣束手無事。供給應教而已。臨朐僻在州南四十里。荊榛荒磧之中。邑小易治。民少易養。上承指顧。奉行條令。其無不逮乎。大人可安矣。曰。吾雖守吾廉。躬吾勤。夙夜匪懈。其庶幾不廢職。然而吾老矣。精力衰耗。減於前日。思慮昏昧。

不及嘗年家貧累重猶未能棄官歸田中靦然面目尸其事竊其祿以飽而宗族其罪大矣苟太守不責吾不能掩匿保全不失其位則太守之仁於吾也實厚矣介不佞嘗以庸鄙一被大君子之顏色天性之閒悃愊逼切雖宂賤疏遠不佞尚敢鋪之於左右閣下將罪之乎雖罪之亦不敢辭不勝人子之慺誠干冒威嚴惶悚不宣介頓首再拜

與祖擇之書

濟道南一作通理廷尉評事足下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自周以上聖人若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皆有天下獨孔子無位身爲旅人聘七十國卒不遇乃遭厄陳畏匡削迹伐樹之困自周以下賢人若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荀況三爲祭酒再爲蘭陵令揚雄仕至執戟仲淹河汾之徒徒一本無字有田有廬吏部官一本多字登仕侍一作郎立淮西功甚矣獨先生四十九歲病臥山阿衣弗充食弗給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上無斗升祿以養妻子無賢諸侯名卿賢相以相慰薦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可謂窮矣然孔子之窮窮於無位不窮於所以爲孔子者先生之窮窮於身而不窮於道烏得謂之窮乎今夫衣弗充食弗給不足以逃饑寒之憂而且再世未喪亟謀襄事被衣衾棺槨不具日夜泣涕仰天悲嗟此所爲先生之窮也先生窮於身而吾曹窮於勢力不能致先生於泰擇之以文章命世登甲科通理列郡有富貴之基公相之望在吾曹間擇之若有勢力者故敢以先生之窮告於擇之惟擇之窮勢力而後已無

使先生終否。不宣。介再拜。

與君貺學士書

狀元監丞閣下。介守官在鄆。及來南都。客車轔轔。從京師來。說皇帝親臨軒。第二牓狀元。君馳文章聽。軒軒壓兩制。宗老儒師。明道二年。皇帝舉數十年已墜之典。紹神宗丕赫之盛。禮躬行東郊耕藉田。典籍之臣。翰墨之士。逮天下濡毫奮英稱文人者屬。接踵趨丹鳳門上。長幅鉅軸。游揚歌頌今上之休烈偉績者。千有餘篇。殿中第其次。狀元君在第一。昨日潘公佐見過。又袖閣下與嚴上人平臺集序相示。淵深純粹。雄壯高拔。格如唐柳宗元、劉禹錫。意若到韓退之吏部、柳仲塗崇儀。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王黃州、孫漢公、亦未能全至崇儀。賈公疎、劉子望、又零丁羇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視於唐差劣。復自翰林楊公唱淫辭哇聲。變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聵聵晦晦。不聞有雅聲。嘗謂流俗益弊。斯二人遂喪。恐恐焉大懼聖人之道絕於地。欲以一毫髮一縷絲維持之。誰可能施一毫髮一縷絲力。且道至重也。不有非常力。莫能舉之。孔子下千有餘年能舉之者。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文中子、吏部、崇儀而已。豈一毫髮一縷絲力所能維持之哉。故當思得如孟軻荀揚文中子吏部崇儀者。推爲宗主。使主盟於上。以恢張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目。吾一作前。乃汲汲焉狂奔浪走數千里外。以訪尋之未得。且臨飧忘食。中夜泣下。謂斯文必墜。不能使聖人之道大開通而無榛塞也。狀元力排貶斥淫辭哇聲。獨以正音鼓倡乎羣盲衆迷。將廓然開明乎天下耳目。而早以文章得狀元於天子。今文章聲琅琅落

天下不三四年翊翔入兩掖代天子作訓辭制命號令乎天下鼓動乎萬物年不過三十當論道巖廊凝猷鼎鼐庶熙帝謨代天工躋海內太平主盟斯文非狀元而誰噫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能得聖人之道上能維持之而不絕於地時無君以無位何嘗施其道一二於斯民哉豈若狀元親得赫赫聖天子復旦暮當宰理天下則又能施其道於吾君致吾君卓然在乎三五之上施其道於斯民薰然游乎致和之中嗚呼物極則反斯文弊亦極矣非陛下聰明神聖如堯舜如禹湯非狀元恢閎偉傑如荀孟如韓柳斯文不復矣吾知夫三代兩漢之風追還在於朝夕矣區區李唐豈足稱舉哉介不佞學斯文好斯道有年矣幸綴狀元之末聞之喜不勝急寫數百言致於閣寺以賀斯文不墜地矣且賀聖天子親臨軒第二牓之得人矣不宣介再拜

上孫先生書

先生坐前王十二來辱惠長歌褒借過實豈所克當讀之赧然汗下且曰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僞此得介之心誠不敢讓然熙道涪深介實淺近若筆力雄壯俊偉坐周公之堂奥鼓軻雄之文辭則俱不敢望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爲元帥介與至之明遠被甲執銳摧堅陣破強敵佐元戎周旋焉曹二任三坐於樽俎之閒介知必克捷矣然後梟豎子輩首致於麾下使斯文也眞如三代兩漢跨踰李唐萬萬使斯道也廓然直趨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介嘗自視身不滿三尺見人語吶吶不出諸口被服儒衣冠舉步趨踳爲書生於斯道也身自視若八九尺長方目廣額體被犀甲頭戴鐵銓前後馳十萬

駿。膽氣雄烈。無所畏恐。故嘗自道吾年纔三十。吾心已不動。誰謂石介剛過於孟軻勇。此誠敢自許也。然主斯文。明斯道。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前書見戒。又見先生之存心深且遠也。熙道常見誨。去其不得於中而就於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自知之甚熟。不能一去之也。近又得劉公之道。公之心如熙道。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求合於中。其言深切著明。又過於劉公與熙道也。今自視可盡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者也。顏子幾自誠而明者也。能拳拳服膺。乃亞於聖人。介豈敢視前人拳拳服膺。庶幾異不能期月守。無忌憚者矣。顧賢人未得進。生民未得泰。道未得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須臾安。火將及皮膚。不覺時疾叫大號。叫與號無他。將以救天下之皮膚也。彼不仁者甚。既不能救之。復怒其叫且號。先生如何。介後乃知其叫且號之無益也。默焉而已。嘗與熙道說先生逾四十。未有室嗣。先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二書。復言及斯。明遠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生之事也。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與數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且與先生足奉祭祀養妻子之具。亦且爲先生擇善良以待巾櫛。然後爲先生築室於泰山徂徠間。以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紾不起。泰山徂徠。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先生亦何少。春夏交許見臨。不勝忭喜之至。介頓首。

與范十三奉禮書

思遠足下。辱書與熙道。言天感應爲失。天至高也。在蒼蒼而可仰者。知其天也。而不可就而測之也。天感

應不感應。不可得而知。若取子厚天說禘說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而禍者自禍。則似不合聖人六經中旨。書曰。天道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樂天知命故不憂。語曰。君子畏天命。果不能賞功而罰禍乎。禘說曰。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所謂偶然者。則書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狂僭豫急蒙則反是。桑穀共生於朝。雉雊於鼎。禾異畝同穎。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詩曰。貽我來麰。火流於戌。春秋時周室弱。王道壞。五行相殄。彝倫攸斁。經書星隕日蝕水災螟傷稼。皆偶然也。子厚直取堯水湯旱而爲之說。後世昏主暴君。虐民賊物。肆情恣惑。天爲譴告。以示警懼。曰堯與湯大聖人也。猶且見九潦七旱。豈天警戒我乎。不惕厲不修德。窮所欲。益耗荒。天其不亡之乎。見災而懼。高宗所以中興。不畏天命。桀紂所以覆滅。如子厚之說。汨彝倫矣。天感應不感應。吾則不知。六經夫子所親經手。吾取聖人之言而言之。子厚之說是耶。聖人之言是耶。足下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由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善。善降之福。是人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惡。惡則降之禍。是人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間不容髮。但天陰隲下民。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

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揚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以其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足下思之。不宣。介頓首。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經略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變唐爲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祿山盜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荒域而慢朝廷。（一作中國）以螻蟻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興師以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爲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於閣下也。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似得人。然建大厦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爲梁公猶取張柬之、桓彥範、五人爲之助而爲。（一作晉公亦以韓吏部、馬總、柳公綽諸君子爲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竊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三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任。閣下尚且不遺之。況於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復。（一作明。梁搆、（一作遵。天（一作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計策謀略。可膺大任。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內侮。牽朝廷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衣旰食之慮。復等豈得申申燕居。飽食高枕也。閣下經略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董秀才書

董君足下。四月中辱書。其辭何高。而其禮何降也。介世之不肖人也。足下待之且如此。有張晦之者。足下以謂何如人也。介視晦之數百里。有孫漢公者。足下以謂何如人也。介視漢公數千里。有柳河東者。足下以謂何如人也。介視河東數萬里。有韓吏部者。足下以謂何如人也。介視吏部又數萬里。介如此其不肖。足以拳拳焉勤勤焉。猶將以爲不可得而見者。設若晦之漢公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晦之漢公猶足待。設若河東吏部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足下好賢服道之心誠篤。世有如介者。且爲勤勤焉拳拳焉慕之如不及。今有如河東者。如吏部者。未信足下果能待之如河東吏部乎。富春明復先生。潛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三十年矣。其心盡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用。而深通孔子之心。其道高於天下而窮於一身。其文出於千古而否於當時。其行齊乎古人而輕於衆俗。年四十有四。而兩鬢盡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師。躬負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將藏於泰山徂徠之閒。而貧無以具棺槨。先生朝夕仰天而哭。先生則河東吏部也。足下果能以河東吏部待先生。而足下豐於財。又富於義。而一作卒成先生之葬。然後知足下好賢服道心實篤。足下願交於介而思聞於道。以是觀足下矣。不宣。介再拜。

與張秀才書

魯人石介。十月二十六日。復書張君秀才足下。足下始遺舊文兩編。中遺長書千餘言。今復示新文二十篇。足下之待吾。不亦勤且至乎。中心非石。能不感激。然觀足下之待吾勤且至。始終遺吾文凡五六萬言。

必非與吾求勝也。亦將以吾能有益於足下者。爲之揚搉也。吾豈敢默焉無發。吾觀足下之文五六萬言。如觀於天。吾見萬象森布維列於上。吾不見日行之有道焉。月行之有次焉。星行之有躔焉。然水汗漫中夏。其泛也。其廣也。其出必有源。其歸必於海。出不於其源。歸不於其海。則爲中國之患焉。豈得所以爲水之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爲文之道也。由是道。則聖人之徒（一作中國之人）矣。離是道。不楊則墨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爲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盡爲文之道矣。不宜介曰。

與士熙道書

介頓首。熙道仁兄祕校。四月十二日明復至。十八日石曼卿學士來。始得兄書。發讀之。凡數復。熙道之心。知我厚。愛我至。聞我有疾。施其鍼與火而攻醫之。饋其藥而救利之。不苦口不瞑眩。疾不愈。兄之言深切而直中吾病。病雖膏肓亦可及焉。況吾病未至膏肓。兄之藥苦吾心腹瞑眩。吾疾有不瘳乎。吾病今愈矣。熙道寬焉。吁。天以剛正直烈授於吾。而不納吾於中。蓋所得偏爾。夫剛正直烈之氣偏而不中。其弊如何。吁。天不能全與我。使我罹不協於中之咎。於今之世。天幾禍我哉。天不能全與我熙道以中。配我剛正直烈之氣。我剛正直烈之氣。得中道輔之。我其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道全我。我受剛正直烈於天。受中於熙道。剛正直烈得中。然後謂之道。不得中。無所成人。我今而後。自知已幾（一作於道近僅一作）於成人矣。熙道於我。不啻於天也。我德熙道。其如何也。劉公亦嘗教我。明復又激切戒我。我非石之無心。士之無情。能

不爲感發而少寤焉。吾今非特少寤也。盡知前日所爲之非。已刮去無纖髮存者也。嗚呼。吾道之難行也如此。將爲奈何。常以爲位者。行道之器也。得其非能行道之位。不行矣。如何之位可能行乎道。介自顧形質短陋。恐終不得所以行道之位。不得其位。肯將已乎。不得行之於上。當存之於下。不得施之於天下。當畜之於一身。不得利於當世。當垂之後人。則一作明將退去泰山矣。泰山吾居也。且周公孔子之道雖大壞。周公孔子之道常不絕。況今天下大治。聖人之道大行。魯大可居矣。吾且審卜之。終不得進。則與明復偕往矣。區區之心。盡此而已。京東河朔異屬。我守官東。熙道在北。一作此有大幸會。恐二年間未得相見也。盛暑爲道自重不宣。介再拜。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貺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非所當。夫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騄駬。逸馭也。不聘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餧甚者。人饋之以太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飫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嘵嘵惛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組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

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公孔子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荊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至於聖。不由曲徑小道。而依大路而行。憧憧往來。舟楫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爲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爲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百里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黿鼉蛟螭橫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不斬其黿鼉。戮其蛟螭。江終不可涉也已。不殪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爲榛塞者。其害何啻黿鼉蛟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也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思遠亦嘗思之乎。介嘗謂他日有功於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故去年冬。曾以書暨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於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介爲然。介雖甚無識。嘗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人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去榛塞者。未知終以爲如何。

與濮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鮮于同年來出書兩函詩二首且具道盛意介不肖人也何以當二賢公之奇遇哉嘗念今之州郡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孔子聖人也以聖人而歷聘於七十國之君與其大夫無一人能知孔子之聖者孟軻荀卿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徒游說於當時卒亦不遇而況當孟軻（一作孔）荀卿之時列國各自爲政能用一賢人則強於鄰國伯於諸侯如孔子用則又豈至是而已哉用聖人之徒利於其國若是而皆忽焉不用今夫政一出於朝廷州郡守天子土地養天子民人執天子教條畏天子法令功賞罪刑（一作刑）大小歸諸天子毫髮不敢有諸己雖其國有如孔子孟子之徒於我何利焉況孔子孟子荀卿之徒曠幾千百年而後有一人生而今之州郡禮布衣下白屋虛懷勞己吐哺握髮孜孜不怠晝夜且古之用一賢人則強國伯諸侯今得一賢士無分寸利於其國又況萬萬無孔子孟荀之徒接引如是之勞禮貌如是之隆推是而言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如明公者則賢於今之州郡所禮士人必以其人有可取然後以禮接之雖其人有可取亦必以其人朝趨其門暮候其館念其勞且恭矣然後待之若介者既無所取又未嘗一叩門下而明公走書見招飾館相待汲汲援致若不及者斯知又賢於今之州郡矣古之聖人不得一國之君一國之大夫以禮遇之者庸陋之介輒當二賢公遇以國士之重以是又知生亂世爲聖人不若爲庸人之生治世也不宣介再拜

上徐州張刑部書

四月二十七日。哀子石介以在喪戚中。言不能文。謹直書情懇。頓首再拜於知府刑部閣下。介生十年。失母氏之愛。繼以兩母。今皆何恃。而所怙者獨父。常自痛不能報三母劬勞鞠育之恩。今父實老而家貧族累重。賴祿廩爲養生之資。未得還所掌於君。退休於家。猶煩勞於官職之事。有子壯且仕於州縣。進無才能。取大官美祿以爲尊親顯榮。退無智力。謀豐貲餘粟以供朝夕甘旨。使其親老而不得佚。既不才也。又不孝也。今復有重於此者。大人景祐三年九月。用京東提點刑獄耿承制從政審刑詳議。劉殿丞京知齊州。李職方遜通判齊州。王虞部隰通判明州。呂虞部日新舉狀改大理寺丞知單(疑作徐)州碭山縣事。審官循國朝之制。就徙於蜀。蜀道之難。從來舊矣。少健輕捷者。猶且疲乏弗克勝。豈老者所堪任也。爲人子既不才又不孝。使父老不得休佚。復將如是而苦之。若然生子安用乎。是畜犬馬之不若也。犬馬猶能吠乘。爲其子反無所能。不若犬馬哉。介少讀六經。知尊君事父臣子忠孝之大節。不能遠希古人。窮自比於犬馬。故去年請於吏部。得蜀嘉州一官。以免大人之行。抵嘉僅月。母氏訃至。本免大人之行者。以介故也。今介解官來。大人故不得免其行矣。重介不才不孝之罪矣。然犬馬之心終不已也。遂請於上。願俟終制復行。以免大人之行。狀上而既不得報。且大人齒衰而蜀道遠。又不可卒行。乃別擇佚泰之地而求安樂之徐。在東夏爲近輔。處列藩爲大府。通江淮之運。來吳楚之貨。又爲會津。而況土膏地潤。足蒲魚。宜稻麥。實爲樂土。今聞閣下以王府之邇臣。臺閣一作耶之宿望。鎮撫綏養。爲土守長。尚清淨躬儉約。事不撓民不煩。吏得守其司。官得安其職。斯可謂佚泰之地也。爲人之子。得置其親於佚泰之地。寢處安矣。食味嘉矣。鳴

呼。木依於山。魚依於淵。山有巖壑之深。雲霧（一作雨）之潤。木誠得其養矣。淵有潭府之奧。蒲藻之美。魚得其所矣。苟斧斤不以時入山林。網罟不以時入川澤。木得生乎。魚得安乎。豈不繫於仁政乎。今徐雖爲近輔大府會津樂土。夫欲求佚泰其親。安樂其親。豈不繫於閣下乎。仁政之廣。及於草木魚鳥。況人之親乎。介知寢處安矣。食味嘉矣。不勝人子縷縷之誠。伏惟閣下哀憐之。不次。介再拜。

上范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睽後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一作鎭）不能累黃帝、疵舜禹、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也。聖朝八十年。始有賊昊之患。國家與賊爲家人。今與我始乖。故樹蘖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閣下。蹇之繇曰。利見大人。正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說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智者不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與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進忠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朋來解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爲吉也。賊昊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閣下經略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乃罷閣下。而專任夏陳二公。又半年。賊昊轉暴熾。宗廟社稷之靈。寤於上。遂罷二公而復閣下經略。初賊昊猖獗。閣下尙謖守於吳。人皆曰不用閣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

論益誼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閣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同節制陝西路。閣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閒。遂罷閣下。今復起閣下專當一面。雖未足極閣下之才。亦略足以施閣下之智矣。噫。閣下智施之四海有餘。況一隅哉。人將見賊昊之首置汴西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於閣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昊揣境上諸將可畏者閣下矣。遂以書間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閣下者。賴天子聰明聖神。閣下獲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宗平元濟。閣下書間不入。乃復大任。其亦破元昊乎。介又觀兵與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閣下不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昊而後歸爲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取元昊之才。而復能盡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干戈之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暖。食不敢飽。士卒輩皆被甲冑。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臥。宴而起。恬愉休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麛。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毛可施用。竊爲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搆。兗州姜潛。任城張洞。皆負文武材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捍。若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將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寨。遂爲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

之。茲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閣下三人不肯事。非閣下亦不能用。茲三人、搆事劉顏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洞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蒂。道有本原。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尙勇好兵之流也。閣下幸厚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緜。前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緜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官竄去。緜、以不善事上官。爲苛吏籠罩於深法。平價買官驟一誣緜損官錢數緡。除名羈管滁州。二人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惟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爲漢之功臣。況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不齒。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爲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武帝賢良之詔。求弛跅之才。奔踶之馬。取是道也。緜與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閣下幕中固不乏人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惟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勳所任者惟一人。然羣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搆、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緜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也。大化權也。其出祿也。大司命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穀。曰絲枲。曰布幣。犀象馬牛羊豕犬雉魚鼈之屬。鍛蟹之細。米鹽之品。菹醢之多。東暨日際。西暨月窟。南極丹崖。北極朔陲。相會而湊於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虛。大小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短長無不收也。今夫銓管。收天下之材也。亦猶市焉。顧今飾固陋之姿。操尋常之具。往立於銓管之下。猶鹽絺絲枲游於都市矣。豈以其細而遺之乎。亦從其貴賤而取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廣廈待羣材而後構。朝廷待衆人而後治。必金珍珠玉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梓樠栱然後取。大廈不立矣。必傑賢俊髦然後用。官常曠矣。顧介頑材凡質。以片文隻字。隨羣隊而取一第。年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亦近乎夫子所謂不足畏者。策名乃八九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勞。半銖之績。施於國。及於民。夫復何爲者。固當碌碌隨衆人而出。處甘退守乎。無庸之軀。猶雛所分去衆人。爭頭露腦進說於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容足地。乞半刻景。使畢其辭而後就誅戮。竊念頃（一作頗）天聖五年登第初。命通判軍事推官。未行。有先兄之憂。（一本多亦字）滿秩。逢先君之喪。自江左扶護靈櫬。挈提諸孤。來歸鄉里。涉履艱苦。備極凶屯。喪制未畢。又失母氏。天窮於此。生意若何。而況先人遺其清白家世傳於儒素。無洛陽二頃田。可耕而取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行服通四五年。聚族幾五十口。孩稚圍繞。衣食煎熬。心如石焉。積溜亦穿。腸如鐵焉。百鍊亦耗。局局焉若置身檻穽焉。能不動也。噫。人有血氣以動乎內。智勇以守乎外。有其時得乎用。誰不能立功名也。若虎兕豈服於檻穽也。得出焉萬萬敢前。顧胃臆盤折久。

雖未脫夫窮寒湮厄，且不甘盛時明世，晦晦瞶瞶，埋棄草萊，不能與夫耀耀者爭光明矣，故有是說進於銓管之下，將雪夫屯邅而求享通，惟閣下念之。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炎者曰炎者面嚮天，覬天哀而雨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殃於物，百物草木皆焦枯，五穀悴欲死，民無以爲食，炎者至愚而疾不成人者也，面嚮天，天猶哀之而雨，天之仁於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脫粟，不能充朝夕，日暴其愛子稚女十餘口於窮餒閒，則爲一發聲大叫於當塗者，雖其人至賤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是，當塗者獨不哀之乎，某世農家，曾高以降，力田爲生，遭時右文，輒去從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矣，智不適用，僅效一官，孤拙自持，蠢懷廉節，故亦無大過，前年罷徐（一作滁）州錄事參軍，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貧，凡一周歲，去年九月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今徙之邑，俟八月始，許往鄉里，在趙州方屬凶饑，歸無所依，寓於雷澤，旅貧何託，稚孩十數口，朝夕嗷嗷，相對以泣，與夫窮而無告者類也，執事方操大柄，任處大權，職京東十九州之內，可死生之，可休戚之，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之水可活，某雖老朽無所用，至於專一事，分一職，亦庶幾可無敗廢矣，惟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祿，活此十數口，如已墜千萬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萬丈之縻，綆便得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上徐州扈諫議

知府諫議閣下。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焉。蓋君也者。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者。天下之達親也。貴故天下慕之。親故天下愛之。一國之內。足慕者君也。一家之內。足愛者親也。是以人臣以近君爲榮。人子以事親爲樂。夫一日三接。便蕃寵錫。孰榮如之。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孰樂如之。然內外之事不可一也。出入之任不可擇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場。臣之義也。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內者蓋不以守疆場爲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爲苦也。外者蓋不以服勤勞爲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爲傷也。大人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年辛巳吉。凡衣衾棺槨之具。待祿而後辦。未能遂歸林泉。以取休佚。猶獨僱俛於官職之事。且大人既老矣。介則當晨昏定省。日親上食。謹視寒煖之節。而乃遠違几杖。暌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子之義。得無闕乎。誠罪人矣。然前所謂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蓋亦不得而憚也。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爲業。田薄牛弱。常苦貧窶。歲盡天之時。窮地之利。竭人之力。幷大人與介兩人祿。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祿闕一作仕。大人獨食不足。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農老圃之事。勤稼樹桑。庶幾四十口衣夫帛食夫粟。而免寒餒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噫。前年去蜀五千里。今又在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亦可憐一作憫矣。恭惟閣下綴七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蒙受其福。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閣下之福施之必有先後之次。以大人可稱爲老者矣。則受閣下之福宜在先矣。用是將有以釋孝子念親之心一二。瞻望門戟。不勝歡忭欣躍之至。介頓首再拜。

與奉符知縣書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子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至哉子羽之愼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爲愼易爲容難愼以遠嫌容以避謗嫌遠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爲易夫犖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爲是國之民征賦教命皆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覩不謁在禮近於傲與慢容之爲難介爲奉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車逾月先就見介於徂徠草廬中懼得傲與慢之罪不敢蹈子羽之節因一謝馬大夫於縣馬曰吾治君邑吾聞君賢且與君爲天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疵君以告予病予疵予是君以若病與疵遺我也自茲屢招介過縣然介不能守子羽之節豈不知足及公門而嫌與謗輒隨之凡四五招勉強一往焉且以爲政雖出大夫而及於吾民病雖在於民苟有養民之心者皆病政之疵民之病不敢不告雖然未及於私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不我用退居草茅闔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尊之以師弟子禮求傳其道焉太平鎮進士姜潛倜儻有奇節馬大夫重之時引在坐與講論古今治亂得失及馬大夫陷於罷網苛致其罪怒馬者以爲介三人嘗與馬公事且以惡名加焉噫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宜乎以爲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乎人言雖然不可不愼也執事臨縣介固一作因欲遂蹈子羽之節不惟懼得傲與慢之罪且詩人桑梓之敬不可忘也一拜執事於縣之庭得禮而退然後願守子羽之節終焉惟執事容之

上潁州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直者曲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耶。咈於是耶。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常隨之。東一作冬。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子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閣下毆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陶宰爲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爲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爲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與張安石書

歲庚辰十一月五日。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吏。奉符民如赤子之失慈父母。自十一月五日至二月十一

日凡百有六日延頸引首南望大夫之來若在大暑思滌清風若坐赤炭思濯寒波二十一日大夫被免民以千數環立大哭若以久餒方食而奪其脯大寒始衣而劫其纊哭已咸曰吾大夫奉身儉行己廉守法平操心公養民舒閒約吏急速自大夫來吾曹安於里閭晏眠飽食老息壯作不奪吾種植之時不害吾生養之道經歲村巷雞不驚犬不吠盜賊不入吏胥不至州縣之政賦稅爲急鄰縣督責煩數敲朴之聲相聞里胥纍纍繫於道路（一作人）流血滿令廳階猶出期不克辦吾大夫但斂手坐席上時召老叟至其前與之相約所謂里胥者皆放於田畝嚴禁戒不令與民相見不遣一吏走不施一杖笞常先期賦登數治吾邑者育吾曹可謂勤且至矣可謂義且恩矣吾曹在下觀吾大夫無絲髮毫天負民無分寸枉道欺心而無罪免茲非吾大夫之不幸也吾曹之不幸也於是相與環立又哭且慟既而又聞大夫無資不能行盡貨易其帷襜之屬乃能行雖能行聞其寓魯之西任城無環堵之室無一畝之田大夫及夫人若女若兒若姨監阜隸十數口衣不續而炊不繼朝訴饑而暮啼寒吾大夫至此吾曹德大夫甚深忍坐視之乃羣走隊趨就徂徠下繞石介泣告之曰吾曹嘗聞昔田橫能養士當橫之難五百人死之今大夫之憂幸未至橫吾曹亦未當從五百人者以死然吾大夫朝夕有饑寒之慮吾曹民爾無智力爲營其衣食君在吾鄉號爲有智力者君宜念吾曹區區之心圖救吾大夫之窮介聞之大羞愧且惻然悼之悼者悼馬大夫之窮愧者愧此民之義雖悼且愧而方連遭大憂在困躓憔悴中旦暮自虞就死何得錙銖勢力解馬大夫之憂慰此民之勤然大夫之憂深矣此民之勤至矣皆義不可已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

道。富仁義之文。有仁義之心。豈不有意乎。介白